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(全译本)



N A N A

娜娜

(法)左拉 著 范支户 译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(全译本)



A N A N A

娜娜

(法)左拉 著 范支户 译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童 睿
封面设计：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：中图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娜娜 /（法）左拉（Zola, E.）著；范支户译.

—芜湖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.6

（世界经典文学名著：全译本）

ISBN 978-7-5676-0349-3

I. ①娜… II. ①左… ②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

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9181号

娜娜

（法）左拉 著；范支户 译

出版发行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：24100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：（0553）3883578/5910327/5910310（传真）

E-mail: asdcbsfxb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：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

版 次：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21.75

字 数：365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5676-0349-3

定 价：34.80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24
第三章.....	43
第四章.....	61
第五章.....	88
第六章.....	117
第七章.....	145
第八章.....	171
第九章.....	201

第十章.....	224
第十一章.....	250
第十二章.....	280
第十三章.....	299
第十四章.....	332

第一章

已经晚上九点钟了，游艺剧院的大厅里还是空荡荡的。在二楼楼厅和一楼正厅前座里，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那里等候开演。在多枝吊灯半明半暗的昏黄光线下，可以隐约看见他们陷在红石榴色丝绒套子的座椅中。舞台帷幕被笼罩在一片暗影之中，犹如一大块红色的斑渍。舞台上寂静无声，台前成排脚灯都熄灭了，乐师们的乐谱架子摆放得七零八落。唯有在四楼楼座高处，发出持续不断的喧嚣声，中间还不时夹杂着呼唤声和笑声。那里，在镀金框架的大圆窗下，坐着一排排观众，他们头上都戴着廉价的无沿帽或鸭舌帽。四楼楼座贴近剧院的圆形拱顶，在天花板上，画着裸体的女人和在天空中飞翔的孩子，天空在煤气灯光的照耀下，呈现出一片绿色。不时出现一位显得很忙碌的女领座员，手里拿着票根，忙着指引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男的穿着礼服，女的身材颇长，挺着胸脯，他们把目光缓缓向四下张望。

两个年轻人出现在楼下正厅前座，他们站在那里，举目四顾。

“我怎么跟你说来着，埃克托尔？”那个年纪大一点儿，长着黑色小胡子的高个子大声说道，“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应该让我抽完了雪茄。”

一个女领座员刚好走过。

“噢，福什里先生，”她以熟人的口吻亲热地说道，“还有半个钟头戏才开演呢。”

“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广告上写着九点开演？”埃克托尔咕哝着，又瘦又长的脸上显出恼火不快的神情，“而且今天早上，在这个剧里担任角色的克莱莉丝还对我信誓旦旦地说，钟一敲八点，演出准就开始呢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用眼睛去搜索黑暗之中的包厢。可是包厢被绿色壁纸糊着，使它们看起来比以往更暗了。从二楼雅座看下去，一楼的包厢完全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。二楼楼厅的包厢里，只有一个把半个身子都撑出天鹅绒扶手的胖女人。舞台左右两侧，在高大的

廊柱之间，有两排包厢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包厢外面挂着长长的带流苏的垂饰。金白两色的大厅，由嫩绿色的装饰衬托着，在水晶大吊灯微弱火苗的照耀下，隐隐约约地看起来像被散满了一层微尘。

“你给露西买好了台边的包厢票了吗？”埃克托尔问。

“买好了，”他的同伴答道，“不过费了挺大劲儿才买到的，啊，没有问题，露西是绝对不会早到的。其他人也没什么可担心的，现在来还早呢。”

他忍住一下呵欠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运气真不错，以前从来没看过首场公演。这场《金发爱神》将会是今年剧坛的一件大事。过去的六个月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它。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那美妙的音乐！还有那充满活力的演出！博尔德纳夫很有生意头脑，他把这个剧留到了万国博览会期间才公演。”

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，他提了一个问题：

“还有娜娜这个新明星呢，她应该演爱神喽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问吧！问得好！还会有人问我！”福什里一边嚷着，一边举着两只胳膊，“从今天早上起，人们就缠住我，问娜娜的情况。我遇到过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，问娜娜这，问娜娜那！难道我就知道吗？难道我认识巴黎所有的风流娘儿们吗？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。不用说，一定是个臭不可闻的好东西！”

他平静了下来。不过，大厅里仍然空空荡荡的，多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昏暗暗，充满教堂般的肃穆气氛，而在其中又掺杂着窃窃私语声和进出的关门声，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烦躁不安。

“不！不行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在这里等下去，头发都要等白了。我要出去……我们到楼下去，也许在那里会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的。”

检票处设在楼下高大的进口前厅内，大理石的地面。观众已经开始进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，可以看见大马路上热闹非凡，在这晴朗的四月夜晚，车水马龙，灯火辉煌。一辆辆马车的车轮声在剧院前戛然而止，嘎地一声停下来，而后打开的车门又砰地一声关上，人们三五成群地走进剧院，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前厅尽头，登上左右分成两排的楼梯，女人们扭动着腰肢，慢腾腾地走上楼梯。前厅里有很少的一点儿拿破仑帝政时代的装饰，使这座前厅看上去有点像圣殿里用纸板糊成的列柱廊。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，贴着巨幅的黄颜色的海报，在煤气灯强烈灯光的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一些男人经过那里，停下脚步，仿佛被海报紧紧抓住，

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，堵在剧场的门口。离订票处不远，有一个粗壮的男子，宽脸盘，胡子刮得光光的，正在那里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他们执拗地要他卖票给他们。

“这就是博尔德纳夫。”福什里一边下楼梯一边说。

这时那位经理已经瞥见了她。

“喂！您真够讲交情啊！”经理远远地朝他大声嚷道，“您答应给我写的捧场文章，原来是这样写的……今天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连一个字也没有。”

“您得等等呀！”福什里回答，“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，我必须先认识您的那位娜娜才行……何况，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您。”

接着，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住他，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·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。这个青年人是从外省到巴黎来求学的。经理只看了这个青年一眼，就把他看个透彻。可是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仔细打量着经理。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，这个训练女人的专家，对待女人像狱卒对待苦刑犯一样的人。这个人的头脑里总是想出一些做广告的新花样，说起话来嗓门很高，又爱吐唾沫、拍大腿，真是一个厚颜无耻、专横跋扈的人！埃克托尔觉得对这样的人要说句客套话，恭维恭维他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用尖声细气的声音说道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开门见山的人，他毫不掩饰地用一句粗话打断了埃克托尔：

“管它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

这时，福什里赞同地笑了起来，而拉·法卢瓦兹的下半句恭维话却堵在了喉咙里，吐不出来。他心里觉得经理的话很刺耳，表面上却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匆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，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。等到经理回来时，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他怕自己显得过分拘谨，会被人家看成是乡巴佬。

“人家告诉我，”他千方百计想找些话来说说，于是又开口说道，“娜娜有一副百灵鸟般的金嗓子。”

“她呀！”经理耸耸肩膀，大声说道，“她是一副破锣嗓子！”

年轻人赶快补充道：

“而且听说她还是个出色的一流演员呢。”

“她呀！简直是一堆肥肉，演戏时在舞台上连手脚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放。”

拉·法卢瓦兹脸上微微泛红，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结结巴巴道：

“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轻易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。我早就知道您的剧院了……”

“就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博尔德纳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，态度冷酷而又固执，那股劲儿就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那样。

这时候，福什里一声不吭地注视着那些正在入场的妇女。当他发现他的表弟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，被弄得啼笑皆非时，就赶快过来给他解围。

“你就听博尔德纳夫的话，按照他的意思好了，他叫你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叫，这样他就高兴了……而您，亲爱的朋友，别让我们在这儿久等了。如果您的娜娜既不会唱歌又不会演戏，那么您的这出戏剧就一定会失败，不会有别的结果了，而且这也正是我所最担心的事。”

“天大的失败！天大的失败！”经理涨红了脸大声嚷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一定要会演戏和唱歌才行吗？啊！我的小老弟，你也太迂腐了……娜娜有别的长处，这绝对是真的！这个长处足够抵得上别的一切。我已经觉察出来了，这个长处在她身上十分突出，如果我觉察错误，那我就是一个白痴……你等着瞧吧，你等着瞧吧，只要她一出场，保证全场观众都会看得垂涎三尺！”

他兴奋极了，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由于激动，两只手都在哆嗦。说完以后，他感到如释重负，低声喃喃自语道：

“是的，她前途无量。啊！真见鬼！是的，一点不错，她有远大的前程……她是第一流的风流娘们儿。啊！第一流的风流娘们儿！”

随后，经不住福什里的连续追问，他便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们。他的言辞十分粗俗，埃克托尔·德·拉·法卢瓦兹听后，感到很不舒服。他说他认识了娜娜后，就想把她推上舞台。恰巧这时候他缺少一个人演爱神。按照他的本性，他是不会把精力长时间地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，因此他希望让观众立刻有机会欣赏到她。不过，这个身材高大的姑娘到来以后，在他的戏班子里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把戏班子搞得天翻地覆的，让他伤透了脑筋。戏班子里原来有个明星叫罗丝·米尼翁，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，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，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心里非常恼怒，便整天用甩手不干来威胁他。而且为了海报上排名先后的事，天哪！闹得多么不可开交！最后，他决定把两个女演员的名字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印在海报上面。他绝不会允许别人来找他的麻烦，只要他的小娘儿们——他是这样称呼他团里的女演员的——每一个

人，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莱莉丝，行动稍稍有点出格，他就会马上朝她们的屁股上狠狠踢过去。不这样做的话，他根本就无法维持生计。这些婊子，他用她们来卖钱，他知道她们的身价！

“瞧！”他说完又改换了话题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，他俩总是在一起。你们知道斯泰内开始对罗丝感到厌烦了，所以，她的丈夫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斯泰内，生怕他溜走。”

在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，沿着飞檐的一排煤气灯，投射下了一片片炽亮的灯光。两棵翠绿的小树被灯光照得清清楚楚，一根柱子被照得发光，亮得使人从很远就可以读出上面的广告和海报的字句，清楚得好像在白天一样；光圈前面，深夜里的大马路上灯光星星点点的，远远地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的模糊的影子。许多观众并没有马上进入剧院，而是待在外面闲聊，在那一排煤气灯下，等着把雪茄抽完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他们的脸看起来好像蒙上了一层青白色，他们的影子映在沥青的柏油路上，显得又黑又短。米尼翁是一个高高大大、肩膀宽阔的结实家伙，长着市场上卖艺的大力士才会有那种方形脑袋，正从人群中间挤出一条路来，他的胳膊上拽着银行家斯泰内，一个大腹便便的小个子，圆圆的脸盘，从下颌到两颊围着一圈灰白的胡子。

“喂，怎么样！”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，“您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见过的就是她了。”

“啊！原来那就是她！”斯泰内叫道，“我想也差不多。只是我刚出来时她正进去，我只来得及瞥她一眼而已，根本没有看清楚！”

米尼翁半闭着眼在一旁听着，不耐烦地转动着套在手上的大钻石戒指。他明白他们说的是娜娜。随后，当他看见博尔德纳夫描绘出的新演员的模样儿，在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一股火苗的时候，他终于加入了谈话。

“哦，走吧，我亲爱的朋友。她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！观众很快就会让她卷铺盖滚蛋的。斯泰内，我的老弟，您知道我的妻子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您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带走，但是斯泰内不想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前面，有一群人排成一条长龙，拥聚在售票处，发出一阵阵喧哗声，响成一片，而在其中娜娜这两个清脆上口的音节总是被轻快活泼地念出来。那些站在海报前面的男人们大声地拼读着这个名字，而另外那些路过海报的人则带着疑问的语调把这个名字念上一遍；至于女士们，脸上带着好奇又不安的微笑，也都带着惊诧的神情轻柔地重复着这个名字。没有人认识娜娜，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种种消息和流言悄悄流传，种种

玩笑也不胫而走。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一股子亲热，又是一个说着上口的昵称。仅仅是发出这两个简单的音，人们就变得温和而愉快。一股狂热的好奇心在人群中扩散，这种巴黎式的好奇心就是这样，其猛烈程度好像脑膜炎的发作和传播一样。每个人都想看看娜娜。一位女士的裙边装饰被人挤破了，一位先生则挤丢了他的帽子。

“噢，我受够你们的问题了！”博尔德纳夫叫嚷着，有二十多个男人包围着他问来问去，“你们马上就会亲眼看到她了……我得走了，他们在找我呢。”

他一溜烟就消失了，为能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而心中暗喜。米尼翁耸了耸肩，提醒斯泰内，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等他，要给他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戏服。

“看，露西在外面，正在从马车上下来。”拉·法卢瓦兹对福什里说。

那确实是露西·斯图华，一个约四十来岁，面貌丑陋的矮小女人，脖子长长的，脸庞清瘦憔悴，嘴唇肥厚，但是看起来精力充沛，优雅大方，因此还是非常迷人的。她是跟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一起来的——卡罗利娜·埃凯看起来艳若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她母亲端庄高贵，但看起来像个稻草人一样。

“你来跟我们一起吧，我在包厢里给你留了一个座位。”她对福什里说。

“啊，那决不行！那样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！”他回答说，“我还是喜欢坐在正厅前座，我在那儿有一个座位。”

露西脸色有点不悦了。难道他不敢让别人看见自己和她在一起吗？然而，她似乎突然镇定下来，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上。

“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？”

“娜娜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这是真心话吗？有人跟我赌咒，说你跟她睡过觉呢。”

这时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，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示意他们安静下来，当露西问他为什么时，他指着一个刚刚走过的年轻人，低声说：

“这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每个人都看向那个青年。他是一个挺好看的家伙，样子和蔼可亲。福什里认出了他：他是达盖内，一个曾在女人身上花掉三十万法郎的年轻人。他目前只能在股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资，以便能搞些钱，偶尔送女人们一束花，或请她们吃顿晚饭。露西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。

“啊，布朗时来了！”她喊道，“就是她告诉我你跟娜娜睡过

觉的。”

布朗时·德·西弗里，一个丰满的金发姑娘，漂亮的脸蛋胖乎乎的。她正和一个身材颀长，衣着整洁合时的出众男子走过来。

“他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里在拉·法卢瓦兹耳边悄悄地说。

伯爵与福什里握了握手。这时旁边的布朗时和露西两人激烈地争论了起来。她们镶着边饰的裙子挡住了别人的去路，一条蓝裙子，一条玫瑰红裙子；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边，她们把娜娜的名字叫得那么大声，以至于使周围的人都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带着布朗时走进去了。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等得越久，想见娜娜的欲念就越急切，此时此刻，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似的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着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。怎么还不开场？一些男人们开始掏出表来看；迟到的观众还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了马车；一群群观众都离开了人行道，往剧院走来；大马路被煤气灯照得发白，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这一大片空荡荡的路面时，都会伸长脖子朝剧院里张望。一个顽皮的孩子吹着口哨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站住，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嚷了一句：“喂！娜娜！”说完就一扭一扭地晃着腰，趿拉着一双破拖鞋走过去了。大家看见他那副样子，都大笑起来。一些穿着高贵的绅士们也学着他的样子叫起来：“娜娜！喂！娜娜！”观众拥挤不堪堵在门口，检票处发生了争吵，嗡嗡的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有人叫着娜娜的名字，要求见娜娜，这是观众们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，也是一时欲望冲动的表现。

在这片喧嚣声中，开演的铃声响了。这阵喧嚣声一直传到马路上：

“铃响了，铃响了。”接着人群中开始出现你推我搡的情景，每个人都想先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把门的人数。米尼翁露出焦急的神态，最后终于拉走了还没去看罗丝演出服装的斯泰内。铃刚响时，拉·法卢瓦兹就立刻拉着福什利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生怕错过了开场的序曲。观众们迫不及待的样子惹怒了露西·斯图华。这些不懂礼貌又粗野的人，竟然对妇女们也推推搡搡！她和卡罗利娜·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面。前厅里的观众都进场了，大门外边的马路上，仍然传来持续不断的隆隆声。

“这架势好像他们每出戏都很精彩似的！”露西一边上楼梯，一边嘟哝道。

在剧场大厅里，福什里和拉·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，双目四处张望。

这时，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。高高的煤气火苗，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线，把水晶多枝大吊灯照得雪亮，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地折射到正厅里，洒出一大片光辉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垫子像涂了层油漆一样闪闪发光，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，天花板上的色彩金碧辉煌，那些嫩绿色的装饰在周围的衬托下，使耀眼夺目的光芒显得柔和了不少。舞台前的一排脚灯升高了，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，把帷幕映得着火般的通红，又沉又厚的大红色帷幕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，与舞台上的粗陋框架形成鲜明的对比，金色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缝，露出了包在里面的泥灰。场子里已经热起来了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子调整乐器的音调，笛子轻快的颤音，法国号低沉的呼鸣，小提琴悦耳的低吟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在越来越嘈杂的人声上空飘荡。似乎全场的每个观众都在讲话，并且互相推推搡搡，使尽全力找自己的位子坐下来。过道里拥挤不堪，以至于每一道门都要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，观众们互相打招呼，衣服互相摩擦，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，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长礼服或燕尾服。一排排的座位上渐渐都坐满了人。这边包厢里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楚，她的面庞俏丽，微微低着头，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。另一个包厢里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角肩膀，白皙得像白绸缎一样。其余的妇女们都悠闲地坐着，无精打彩地摇着扇子，欣赏着拥挤的人群；一些年轻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着，钮扣孔里别着梔子花，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。

福什里表兄弟俩开始寻找自己熟识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在楼下的包厢里并排坐着，胳膊靠在天鹅绒栏杆上。从正厅看过去，布朗时·德·西弗里好像是一个人在独享楼下一个台边包厢。但拉·法卢瓦兹把注意力都放到了达盖内身上，他坐在他们前边两排的位子上。他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看起来最多不超过十七岁，好像是逃课出来的中学生，正用他天真漂亮的大眼睛四处张望。看到他时，福什里笑了笑。

“坐在二楼雅座里的那位夫人是谁？”拉·法卢瓦兹突然问，“旁边有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陪着的那位。”

他向外指着一个穿着束腰裙的胖女人，她曾经金黄色的头发已变白，现在又有了染成黄色的痕迹，圆圆的脸上擦了一层厚厚的胭脂，在前额一撮像儿童似的卷发下，脸蛋显得愈加浮肿。

“那是嘉嘉。”福什里轻描淡写地答道。

但这个名字似乎让他的表弟感到十分惊讶，于是他又接着说道：

“你不知道嘉嘉吗？她在路易·菲利普执政初期可是红极一时呢。

现在她则是不管去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女儿。”

拉·法卢瓦兹都没有正眼瞧那姑娘一眼。嘉嘉打动了，他，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她。他发现她仍不失迷人，风韵犹存，但他不敢说出来。

这时候，乐队指挥举起了指挥棒，乐团就演奏起了序曲。观众还在陆续进场，喧嚣声和吵闹声愈演愈烈，这是一群对首场演出情有独钟的人们，总是雷打不动地来看首场公演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其中一些像知己朋友一样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。这时候，那些老观众连帽子也不摘，神态自若，不停地寒暄着。巴黎的精英们都倾城而出，聚集在这里，文学家、金融家、风月场的人们都来了。还有一些记者，几个作家和许多倒票的贩子，而风尘女子又比正经妇女多得多。这是一个光怪陆离、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，其中包括着各种各样的天才，而他们的才干却又因各自的恶习而黯然失色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副既疲劳又激动的表情。福什里为了回答他表弟的问题，就把几个专为各家报纸和俱乐部保留的包厢——指给他看，并把那些剧评家的名字告诉他——其中有一个瘦瘪的人神情冷漠，有着满含恶意的薄嘴唇，另外，他特别指给他看一个壮实的家伙，这个人看起来非常随和友善，正懒懒地斜靠在他旁边一位女士的肩上，并以温和的、父亲般慈爱的眼神深情地注视着这位年轻纯朴的姑娘。

但是当他看到拉·法卢瓦兹向舞台对面包厢里的人鞠躬致意时，就突然停了下来。他非常惊讶：

“怎么！”他说，“你认识米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？”

“嗯！我很早就认识他了，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米法一家过去在我家附近有一处庄园。我经常去他们家拜访……同伯爵坐在一起的是他的夫人，还有他的岳父德·舒阿尔侯爵。”

他表哥惊讶的样子让他感到很高兴——于是，出于一点点虚荣心——他又告诉他一些细节：侯爵是参议员，而伯爵则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卫大臣。福什里这时已经拿起望远镜向伯爵夫人望去，她是一个丰满肥润的女人，有着一头棕色的长发，皮肤白皙，还有一双迷人的黑眼睛。

“你一定要在幕间休息时把我介绍给他们。”福什里最后说道，“我早先见过伯爵，但我想去参加他们家每个星期二接待宾客的招待会。”

从上面几层座位和顶层的楼座传来一片猛烈的“嘘”声。序曲早已奏响了，可是还有人在陆续地进来。迟到的人使得整排观众都要站起来给他们让路。包厢的门一开一合地砰砰作响，走廊上有人在大声争论，

谈话声也始终没有停止，就好像暮色降临时，一大群多嘴的麻雀在叽叽喳喳一样，观众席上一片混乱，到处都是人，一个个脑袋在左移右转，一条条胳膊在东挪西放，有些人坐下来，并且想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，而有些人又一直站着，想最后好好看一眼全场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的喊声从黑暗幽深的后排座位传来。整个大厅内有一种期望的颤动：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个有名的娜娜了，整个巴黎已谈论了她足足一个星期！

渐渐地，嗡嗡的说话声停了下来，只是偶尔有几句含糊不清的话语。在逐渐平息的低语声中，在渐渐减少的叹息声中，乐队猛然用活泼轻快的音符演奏起快活的华尔兹乐曲，这曲调里充满了淘气的笑声。观众们像被搔到了痒处般兴奋起来，开始发笑。接着坐在后座前排由剧院雇来捧场的人开始使劲儿鼓掌，幕布缓缓向上升起，开幕了。

“哎呀！”拉·法卢瓦兹叫了起来，他一直在不停地说话，“那儿有一个男人和露西坐在一起。”

他看向二楼右边的台边包厢，包厢前面坐着露西和卡罗利娜，后面，可以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华丽衣装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脸，他有一头美丽的金黄色秀发，并且衣冠楚楚。

“看呀，”拉·法卢瓦兹坚持着，“露西那儿有一个男人。”

福什里不太情愿地把望远镜对着台边包厢望了望，但他很快又转了过来。

“哦，那是拉博德特。”他满不在乎地低声说道，就好像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位先生出现在那个包厢是很自然平常，无关紧要似的。

有人在他们后面喊道：“安静！”他们不得不停止对话。现在，整个大厅的观众都纹丝不动，从正厅到顶座的一排排脑袋全都抬了起来，神情专注。这出《金发爱神》的第一幕背景设在奥林匹斯山，山由硬纸板做成，舞台侧面有白云漂浮，主神朱庇特的王座设在舞台的右侧。一开始时，虹神伊丽丝和司酒童该尼墨得斯与其他的天国侍从一起，为众神的会议安排座椅，接着一起唱了一段大合唱。剧院事先雇来捧场的那些人们这时又拍起巴掌来，可是观众们还是有点稀里糊涂的，等着继续看下去。倒是拉·法卢瓦兹为克莱莉丝·贝尼鼓起掌来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“小娘们儿”之一，她饰演虹神伊丽丝，穿着一件光滑柔软的蓝色裙子，腰上系着一个巨大的七色彩虹饰带。

“你知道，她必须把衬衣脱下来才能穿上它。”他对福什里说，声音大得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见，“我们今天早上试穿了一下。否则可以看见胳膊下面和背部的衬衣。”

这时，一阵轻颤穿过大厅。原来是罗丝·米尼翁刚刚以月神狄安娜

的扮相登台了。尽管她又黑又瘦，长得像巴黎街头的野孩子般难看，而且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材，她都和角色极其不符，但她仍然很讨人喜欢，她的亮相仍是十分迷人，这仿佛是对她的角色的一种嘲讽。她上场后的第一支歌是对战神马尔斯唱的，是在傻里傻气埋怨他，因为他想为了追求爱神维纳斯而抛弃她，抱怨之语并无任何不雅之处，但却充满了暧昧的暗示，使得全场观众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了。她的丈夫和斯泰内肩并肩坐在一起，得意扬扬地笑着。而当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大明星普律利埃尔出场时，全场都轰动起来，他扮演的是滑稽的马尔斯，穿成将军的样子，头盔上插着一大撮羽毛，非常显眼，并且拖着一把与他的肩齐高的长剑。他解释说 he 受够了月神狄安娜，他不喜欢那种高傲自大的女人。于是狄安娜发誓要严密监视马尔斯，为自己报仇。两个人的二重唱被普律利埃尔以好笑的真假反复的唱腔，用公猫发怒似的嗓音滑稽地结束了。他是一个当红的，风流史不断的年轻演员，会说很多能让人捧腹大笑的下流笑话，而且他总是滴溜溜地转着眼珠子，惹得包厢里的女人们发出一片兴奋的尖叫声。

然而，接下来的几场戏让观众们觉得很没意思，热情也就冷却了下来。老演员博斯克扮演无能的主神朱庇特，他把头塞进又大又沉的王冠里，只能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。他和天后朱诺在厨子的报账上意见不一，为了一点家务事而争吵，这才让观众们稍微开心了一点儿。可是一一出场的众神们——尼普顿，普鲁托，密涅瓦，等等——几乎把一切都毁了。观众们越来越不耐烦，窃窃私语声悄然而起，他们对演出失去了兴趣，开始在大厅里东张西望：露西和拉博德特笑个不停；德·旺德夫尔伯爵把脖子伸向布朗时的肩头；福什里呢，用眼角把米法一家瞟了个遍——伯爵看起来非常严肃，好像没听懂那些笑话，伯爵夫人隐隐微笑，眼神似乎沉迷在幻想之中。突然，在这一段寂静之中，那些受雇捧场人的掌声又突然响起来，像一排枪扫射过来一样。娜娜终于出现了吗？这个姑娘可真是让大家好等。

该尼墨得斯和伊丽丝带来了一群凡人的代表，这些有身份和地位的财主全都是带了绿帽子的丈夫。他们来到众神之主的面前，向他控诉爱神，说是她激起了他们妻子过分的热情。合唱者们用单调悲伤的声调唱着，中间夹杂着不时的沉默，他们一个个表情各异，这引起了巨大的滑稽效果。一句响亮的话在大厅里传递和回荡着：“绿帽子合唱曲，绿帽子合唱曲！”这句话很受欢迎，于是有声音叫道：“再来一遍！”每一个人都认为合唱者们的有趣神态很适合他们，特别是那个胖得像球一样的男人。这时，火神伍尔坎怒气冲冲地过来了，要找他三天前出走的

老婆。合唱队继续对着绿帽子之神伍尔坎诉苦。伍尔坎这个角色是由方堂扮演的，他是个丑角演员，有一种能马上变得庸俗奇怪的天才本领，他会想入非非，神气活现地装出瘸子扭腰的姿态，擅长打扮成下等人的样子，他以一个乡村铁匠的打扮上场，头上戴着红色的假发，胳膊上画着许多一箭穿心的纹身。一个女人很大声地叫了起来：“哦，他可真丑！”其他的女人都笑了起来，拍着巴掌附和起来。

接下来的一场戏似乎显得过于冗长了。朱庇特仿佛永远在召集众神开会，试图满足那些被骗的丈夫们的要求。而还是没有娜娜的影子！难道他们要把她留到最后一场吗？漫长的等待终于把观众们惹火了，嘀嘀咕咕的声音又开始了。

“演得真糟，”一脸红润的米尼翁对斯泰内说道，“观众们一定会好好给她一份见面礼的，你瞧着吧！”

这时，舞台后面两侧的云朵慢慢分开，爱神维纳斯出现了。以十八岁的年纪来说，她身材非常高挑，并且发育得极好，她穿着女神的及膝短袍，长长的金发在肩后披散着。娜娜自信满满地向脚灯的方向走去。她对观众莞尔一笑，唱起了长歌：

“薄暮十分，爱神游荡……”

当她唱到第二句歌词时，观众们都面面相觑。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还是博尔德纳夫在标新立异？大家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如此走调的歌声，而且唱得如此不得法。她的经理说得好，她一唱歌就走调。而且她甚至连在舞台上如何站立都不知道，她的两只手前后摆动，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，观众觉得很不得体，有失雅观。后座和廉价座里发出“哟，哟”的叫声，还有人吹起了口哨，这时候，前座里响起了一个少年发育期变嗓的声音，一本正经地嚷道：

“太棒了！”

全场观众都把目光转向他，原来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漂亮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一看见娜娜，金发下的面孔就兴奋地红起来。他看见大伙的目光都盯着自己，顿时变得面红耳赤，不禁为自己无意地大声嚷叫而感到羞愧。达盖内坐在他的旁边，笑着打量他，观众也都哄笑起来，心情仿佛也都平静下来了，不想再吹口哨了；而那些戴白手套的年轻先生们，也被娜娜的线条迷住了，个个神魂颠倒，鼓起掌来。

“对！真棒！妙极了！”